

我的画，已经从人物转向风景，从城市走向农村。我将渐行渐远，进入无人的境界，观察和表现一个原生态的古老而苍苍的大地，在敬畏大自然的无尽奥妙中净化自己的灵魂。

——邵增虎

大家讲堂

邵增虎

当代油画大家范本鉴赏
油画卷·风景篇

Daqia
Youhua
Deliu
Fanjie
Jiangtang



大家讲堂

邵增虎

当代油画大家范本鉴赏
油画卷·风景篇

主编 许晓生 叶光华

Dangdai

Youhua

Dajia

Fanben

Jianshang

编者按

油画是西方绘画的主要画种，油画这种媒介在表现描绘对象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覆盖力强、不透明等特性使画家能够轻松自如地表达特定语境中的主观情绪。同时，由于西方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油画又是一种拥有强烈时代意识符号的艺术形式，其艺术性与社会所属的“精神品格”紧紧相联，无论从人类艺术史或者文明史的角度看，它都是人们冲击旧体制和旧思想的利器。

20世纪初颠簸离乱的年代里，西学东渐，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影响极大，在一片争议声中，中国兴起了油画热潮。这次油画运动的兴起除了被赋予如何对抗传统文化的使命之外，更多的是来自油画内部派别之间的争辩。最终，中国的油画教学选择了徐悲鸿的传统学院派风格及其所崇尚的古典写实主义的教学体系。徐悲鸿的这套学院教学体系培养了大批学院派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使中国的写实主义油画艺术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历经数百年才成形的写实油画“课程”，写实主义绘画成为中国美术的主流画派，其影响至今不衰。

随着文化语境的转变，徐氏等人创建的美育体系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写实主义油画作为评判标准的旧式体系已备受压力。这是油画本身先锋精神使然，无可厚非。但是如今的中国油画在“叛逆”地抵制传统体系之后，却没有能力去构筑一个符合当下社会精神的新体系。当往昔的精神支柱已离去，新的信仰尚未降临，虚无的精神特征反映到油画样式上，它背后的价值体现和表达方式自然会呈现出一种趋向“形而上”的精神。这种创作状态一方面保证了油画的思想性和先锋性，而另一方面，它也渐渐地截断了“油画”、“社会”、“社会中的人”之间的联系，这点值得深思。

须知艺术是基于社会成长并实现其价值的，而社会的主体是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互动的联系。因此如何将社会同油画的联系清楚地传递给观者，如何进一步推动公众对当代油画的艺术认识，让油画的社会属性重新回归等就成为全体社会成员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当然，首先“油画”与“社会”之间需要搭建一个平台来进行沟通与互信，这将会是一个艰巨而庞大的工程，是需要多种力量共同努力而完成的。而本画册所做的，就是在这个平台的搭建上添砖加瓦。

邵增虎，艺术界人称“老虎”，他的画极具个性化语言，让人感受到一种痛快淋漓的快感。善用刀作画的他，笔笔铿锵；丰富而饱满的色彩堆叠在整个画面上，满满地洋溢着发自油质的热烈。邵增虎把其张扬的技术语言魅力全部贯诸画作之中，他的创作超越了平面可视的感官视觉，他是在用一种立体的视觉触感，去表达和释放其赞美自然、歌颂自然的深情。

画语录

邵增虎

60后的选择

60岁之后，我没有想去变法，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变。但我选择了变调，我不再唱“主旋律”，不再画主题性人物创作。我开始画风景画，唱起山水小调。决心一下，十多年就这么坚持下来了。我由一个人物画家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风景画家。此后常有人问我：“你以前是画人物的，作品在全国美展中多次拿牌得奖，中国美术馆收藏你多件作品，你的影响使你一直走到全国油画评委的位置，怎么忽然抛弃人物画，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画起风景来了？”有人搞不懂，有人为我惋惜，甚至以为我避重就轻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内心知道，这种选择与我十分合适，风景画是我的归宿，是我心灵的归宿。在社会的大舞台上摸爬滚打几十年，人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冷暖炎凉都体验过了，人性的善恶美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离开城市的烦嚣，超脱世事纷争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于是我游走在山林之间，享受那清甜的空气，抚摸那百年的老松，仰望起伏的山岚，陡峭的峭壁，俯首观赏清澈的山泉，胸中郁积的那股闷气，一切处世的烦恼都烟消雾散，那颗几十年烦躁不安的心终于安静了下来。我慢慢体悟到“宁静致远”的那种境界。和大自然对话的过程，是心灵的一次次洗涤和净化的过程。过去我画人物画总感到压抑，现在画风景画，觉得是一种享受，内心无比愉悦。

我画风景画多作秋景，这也不是故意选择，而是内心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的人生已经走过了春天和夏天。正处在金秋的季节。秋天斑斓绚丽的色彩让人陶醉，也与我的心产生共鸣，我们进入秋天应该与大自然一起欢乐、一起展示辉煌，赶上这个美好的收获季节开怀痛饮吧！让我们尽情享受秋天的美丽！把秋天涂在画布上，雕刻在自己的油画中，留下这动人的时刻！

在绘画实践中，谁都想形成一套自己的独特语言，一种个性化的表现手法，一种得心应手的技艺。我特别欣赏黄宾虹那种“浓重黝黑、兴会淋漓、乱而不乱、齐而不齐”的绘画风格，他的作品“绝似又绝不似于物象”、“以不似之似为真似”正是我心目所要追求的目标，他那歪歪斜斜、十分“狼藉”的笔墨给予我许多启示，经过长期的努力，摸索出一些门道，知道自己可以在抽象和具象的边缘处做些文章，不作如实的描摹，也不完全脱离物象，不离开原有写实的根基，永远把自然对象作为自己创作的母题，又摆脱自然物象本身对我的束缚，强调感情因素，寻找个性化的油画语言。反复捉摸黄宾虹老先生“绝似又绝不似于物象”、“以不似之似为真似”的教导，摸索和发展一种属于自己的“乱而不乱、乱中有序”回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的风格和技法。在近看与远看之间设置一种“不似”到“绝似”的转化功能。观赏者看我的画，近看、远看是大不一样的，近看画面只是一些色块的叠置，笔触的胡乱穿插，点、线、面的交互掩映，并不成形。但是你退后几步，到了五米之外，物象造型凸现眼前，达到了“不似之似”的效果。我用油画刀挥洒刮擦、反复叠加色层，使画面浑厚有力度的色彩又产生一种交响的效果。大家的鼓励和肯定使我更加增强了信心，但是要表现大自然本身的奥妙与精髓、那种内在的深刻的美感总还是感到力不从心，做不到得心应手。

我画的主题，已经从人物转向风景，从城市走向农村。我将渐行渐远，进入无人的境界，观察和表现一个原生态的古老而苍茫的大地，在敬畏大自然的无尽奥妙中净化自己的灵魂。

我在《在乎山水之间》的短文中提到，在今后的创作中“要现代意识，但决不走进观念，不赶时髦也不保守”，这是我中庸之道的绘画取向。我反对不看技艺只看观念的拙劣的绘画，绘画艺术是一种精神粮食，你得有营养，光要我们吃“观念”是不行的。因为好的绘画，思想观念不能没有，激情个性不能少，人格素养要深厚，最后还得有精湛的技艺支撑。许多现代艺术作品为什么浅薄，就在只有“观念”而缺少其他。所以我经常告诫自己：不要为名利所迷惑，不要为观念所欺骗，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作画。

2011年12月28日

